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5 1952

2

T5240/1133.3 (2)

楚辭卷第一

漢劉向子政編集王逸叔師章句

明後學武林馮紹祖繩武父校正

離騷經章句第一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

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

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

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

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

楚辭卷第一

漢劉向子政編集王逸叔師章句

明後學武林馮紹祖繩武父校正

離騷經章句第一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
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
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
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
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洪興祖曰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之而經耳非屈原意也

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
具而被讒衰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
辭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
思猶陳直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
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
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今絕齊
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
不遣卒客歿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
於江南而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

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恐以清白久居濁世遂
赴汨淵自沈而歿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
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
靈修美人以媿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
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其詞温而
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
文采哀其不遇而閔其志焉

帝高陽之苗裔今

德合天地稱帝苗胤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

帝繫

日顓頊娶于滕隍墳氏女而生老僅是為楚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

劉知幾曰作者自叙其流出于中古離騷經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

叙次跡實基於
其時及司馬相
如始以自叙為
傳云馬遷楊雄
班固自叙之篇
實類於代

降叶手
改反

周幽王時生若敖奄征南海北至江漢其孫武
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潛號稱王始都於郢
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因以為氏屈原自道
本與君共祖俱出顯頊胤末之子孫是恩深而
義厚

朕皇考曰伯庸

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
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

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
忠輔楚世有今名以及於已

攝提貞于孟陬

兮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
貞正也于於也正月為陬

惟庚寅吾以降

惟辭也庚寅日也降下也孝經曰故親生之際
下寅為陽正故男始生而立於寅庚為陰正故
女始生而立於庚言已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
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得陰陽之正中也

皇覽揆余于初度兮

皇皇考也覽觀也揆
度也余我也初始也

余以嘉名

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已父伯庸
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

之正中故賜我
以美善之名也

名余曰正則兮

正平也則法也
字余曰

靈均

靈神也均調也言正平可法則者莫過於
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父

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為原以法地言已
上之能安君下之能養民也禮云子生三月父
親名之既冠而字之名者所以正形體定志意
也字者所以崇仁義序長幼也夫人非名不榮
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
名字之以表其德觀其志意也

美兮

紛盛也又重之以修能
修遠也言已之主內
有絕遠之能與衆異也言謀足以安社稷智
足以解國患或能制強禦仁能懷遠人也

江離與辟芷兮

江離芷皆香草名也辟幽也芷幽而香
也

芳紉秋蘭以為佩

紉索也蘭香草也秋而芳佩
飾也所以象德故行清潔者

也

鍾嶸曰夏歌曰
驚陶乎予心楚
謠曰名予曰正
則雖詩體未全
然是五言之濫
觴也
洪興祖曰史記
屈原名平文選
以平為字誤矣
正則以釋名平
之義靈均均釋
字原之義名有
五屈原以德命
也

能叶奴
重去声
紛音墳

代反
扈音戶

辟音僻
紉女耶
反

汨于筆

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鮮結者佩觿能决疑者
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言已修身清潔乃取
江離辟芷以為衣被紉索秋蘭以為佩飾博采衆善以自約束也
汨余若將弗

寒音寒

此音此

及今汨去貌疾恐年歲之不吾與言我念年命
欲輔君心中汲汲常若不及又恐年汨然流去誠
咸忽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耄也
朝搴阰之

木蘭兮搴取也夕攬中洲之宿莽攬采也水中
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之曰宿莽言已旦起陞
山采木蘭上事太陽示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
宿莽下奉大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勸誨也
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以喻護人雖欲
困已已受天性

日月忽其不淹兮淹久春與秋

其代序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
終不可變易也不久春往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

惟草木之零落兮零落皆墮也草恐美

人之遲暮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人君服飾美
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與不
用賢能則年老耄晚暮而功不成中不遂也

撫壯而棄穢兮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
諛佞亦為忠直之害也何不改乎此度也改更也言願君
之時修明政教棄遠讒佞無令害賢務及年德盛壯
改此惑讒之度修先王之德法也

乘騏驥以

來吾道夫先路路道也言已如得任用將驅先
之道昔往也后君也謂禹湯

昔三后之純粹兮文王也至美曰純齊同

洪興祖曰屈原

有以美人喻君

者恐美人之遲

暮是也有喻善

人者蒲堂兮美

人是也有自喻

者送美人兮南

浦是也

朱熹曰自汨余

至此同一韻意

亦相承

菌音君

蕙音改反

被音披

曰**固衆芳之所在**

衆芳喻群賢也言往古夏禹殷湯周文王之所以能純美

其德而有聖明之稱者皆舉用衆賢使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

雜申椒與

茵桂兮

中重也椒香木也其芳小重之乃香茵薰也葉曰蕙根曰薰

豈維紉

夫蕙蒞

紉索也蕙蒞皆香草也以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於

治非獨索蕙蒞任一人也故堯有禹咎繇伯夷夏有朱虎伯益夔殷有伊尹傳說周有呂旦散

宜召畢是賴川衆芳之効也

彼堯舜之耿介兮

耿光也亦大也

道而得路

遵循也路正也言堯舜所以能有光

大聖明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夫先三

何桀紂之昌

被兮

昌被木不帶貌

夫唯捷徑以窘步

捷疾也徑邪道也窘急也言桀

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暇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為治故身觸陷阱至於滅亡以法戒

惟黨人之偷樂兮

黨朋也論語曰群而不黨偷苟且也

路幽昧

以險隘

路道也幽昧不明也險隘喻傾危言已念彼讒人相與朋黨嫉怨忠直苟且偷

恐皇輿之敗績

皇君也輿君之所乘以喻國也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難身

將傾危以及其身也

豈余身之憚殃兮

王之踵武

踵繼也武跡也詩曰履帝武敏歆言

先王之德繼續其迹而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曰有奔走予曰有先後是之

荃不揆余之中情兮

荃香草以諭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草為

隘音益

去音聲

荃音銓

馮觀曰歷叙至此方說出被讒何婉而切也然于荃略無怨言又見其怨誹而不乱矣

齊音前 怒可音 勞寒音 寔舍去 声

洪興祖曰曰黃昏以為期蓋中道而改路一本有此二句于逸無注至下文老内怨已以量人始釋差義疑此一句後人所增耳

論謂惡數指斥尊信之謂反信讒也

反信讒而齋怒

齋疾也言懷王不徐徐察我忠

言而疾怒我也

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

謇謇忠貞貌也

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

余忍而不能舍也

舍止也言已知忠言謇謇刺君

之過必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

指九天以為正兮

指語也九

天謂中央八方也

夫惟靈修之故也

靈謂神也修遠見也

者君德也故以喻君言已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以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

故欲自盡者也

曰黃昏以為期羗中道而改路初既與

余成言兮

初始生也成平也言猶議也

後悔道而有他

道隱也言

懷王始信任已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匿其情而有他志也

余既不

數音朔 化叶音 花

晦古畝 字叶音 美

難夫離別兮

近曰離遠曰別

傷靈修之數化

化變也言我竭忠見

過非難與君別離也傷念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

余既滋蘭之九

畹兮

滋蒔也十二畝為畹或曰田之長為畹也

又樹蕙之百畹

樹種也二

百四十步為畝言已雖見放流猶種蒔衆香循行仁義勤身勉力朝暮不倦也

哇留夷

與揭車兮

哇共呼種之名留夷香草也揭車雜亦芳草一名芎藭五十畝為畦

杜蘅與芳芷

杜蘅芳芷皆香草名也言已積累衆善以自潔飾復植留夷杜蘅雜

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也

冀枝葉之峻茂兮

冀幸也峻長也願

時乎吾將刈

刈穫也草曰刈穀曰穫言已種種待天時吾將獲取收藏而饗其功也以言君亦宜畜養衆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

雖

萎音透

萎絕其亦何傷兮

萎病也絕落也

哀衆芳之蕪穢

言已所種

衆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絕落何能傷於我乎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已循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棄則使衆賢志士夫其所也

萎音嵐
索音柵

而貪婪兮

競並也愛財曰貪愛食曰婪

憑不厭乎求索

憑滿也楚

薑音良

也飽者薑內恕已以量人兮

楚人語詞也猶言卿何為也以心揆心

妬音叶
妬音音

各興心而嫉妬

興生也害賢為嫉害色為妬也

貪婪內以其志恕度他人謂與已不同則各生嫉妬之心推棄清潔使不得用也

鶩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言衆人所以馳鶩也

忽駝

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務衆人急於財我獨急於仁義也

兮冉冉行貌恐修名之不立

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

老將以速至恐修行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屈原建志清白貪流名也

之落英

英華也言已且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華吞正陰之精

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

苟誠也練簡也

長願頷亦何傷

願頷不飽貌言已飲食清潔誠欲使我形貌信而美好中心簡

練而合於道要雖長願頷飢而不飽亦無所傷病也何者衆人苟欲飽於財利已獨欲飽於仁義也

擊木根以結蔭兮

擊持也根以論本也

貫薜荔之落葉

英叶音
央
姱音夸
要如字
頷音飲
頷音齒

纏音徒

服叶蒲北反

洪趾曰屈原死於頃襄之世當懷王時作離騷已云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蓋其志先定非一時忽也

貫累也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落墜也芝藥實也累香草木之實執持忠信貌也言已施行常擊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矯菌桂以紉蕙實執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

兮矯直也索胡繩之纏纏胡繩香草也纏纏索如猶復矯直菌桂芬香之性紉索胡繩

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倦也

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言我忠信審審者乃上俗人之所服行也一云審難也言已服飾雖為難法我做前賢以自修繫非本今世俗人所服

佩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彭咸殷賢大夫也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已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世人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

之多艱艱難也言已自傷施行不合於世將効受命而生遭遇多難以墮其身也

以鞿羈兮鞿羈以馬自喻也韁在口曰鞿革

朝諝而夕替諝諫也詩云諝予不顧替廢也言為諛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

兮又申之以攬茝又復也言君所以廢棄諫審審於君夕暮而身廢棄也

既替余以蕙纒以忠正之故也然猶復重引

雖九死其猶未悔悔恨也言已履行忠信執守

怨靈修之浩蕩兮上政迷亂則

九死終不悔恨

怨靈修之浩蕩兮

下怨父行悖

而自沈也反離騷曰棄由明之所珍被菴咸之所遺豈知屈子之心哉

鞿音机 諝音訊 蕙音蕙

楚辭卷一 七

漢興祖曰反離
騷云何必禘
嫉妬之何必禘
以爲才揚已
之意公谷容誨
子所不由其
道者以汗原
何哉

鍾音指
固音向

惑則子恨靈修謂懷王也浩猶浩浩蕩蕩終不察

夫民心言已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用心浩蕩

則忠臣被誅忠臣被誅則風俗怨而生逆暴故

熟察之也衆女嫉余之蛾眉兮

也故以喻臣也蛾眉好貌謠詠謂余以善淫

改錯今世之士才知強巧背去規矩更造方圓

固時俗之工巧今偈規矩而

必不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

道古隨

繩墨以追曲兮追猶隨也繩墨所競周容以爲

度周令也度法也言百工不循繩墨之直道隨

修仁義之道皆棄忠直隨從在佞苟合於世

鬱邑余侘傺兮侘自念貌能祭失志貌侘猶堂

日吾獨窮困乎此時也言我所以怵怵而自念

兮蓋猶也余不忍爲此態也言我寧奄然而死形

驚鳥之不群兮驚執也謂能執服衆

自前世而固然言鸞鳥執志剛厲特處不群

態叶土
宜反

溘音梳

怵音豚
侘音加
反祭丑
利反

一啣音員
安叶一
先反

詭音垢

朱熹曰自然靈
修以下至此一
意為下章回車
復路起

相去声

不而俗人目前世固然非何方園之能周今夫

孰異道而相安言何所有方鑿受圓劫而能合

不相為用也屈心而抑志今抑案忍尤而攘詬尤過

陰也詭耶也言已所以能屈案心志含忍罪過

而不去者欲除去耶辱誅讒佞之如孔子誅

少正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言士有

卯也之志以死忠直之節者固乃前世聖王之所厚

哀也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

悔相道之不察今也察審也延佇乎吾將反

延長也佇立貌也詩云佇立以泣言自悔恨相

視事君之道不明審察若比干伏節死於義我

故長立而望將欲回朕車以復路兮回旋也及

還反終已之志也

行迷之未遠迷誤也言乃旋我之車以反故道

同如無相去之義故屈原步余馬於蘭皋兮

遭道行義欲還歸之也徐

行也澤曲曰阜詩駝椒丘且焉止息土高四墮

云鶴鳥于九皋日椒丘言

已欲還則徐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進不

聽懷王遂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也

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退去也言已誠

離去聲

馬如字

離去聲

集古集

兮製裁也艾陵也秦人集芙蓉以為裳芙蓉蓮

日蘇蒹葭荷芙蓉也萼也上

日衣下日裳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製裁艾荷

集合芙蓉以為衣裳被服愈潔修善益明也

不

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驪音祖

兮 岌岌 長余佩之陸離

陸離猶參差衆貌也言已懷德不用復高我之

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衆人之服

芳與澤其雜糅兮

德

之臭也澤質之潤也玉堅而有潤澤雜糅也

唯昭質其猶未虧

唯獨也昭

明也虧敬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已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其身無有虧敬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也

忽反顧以遊

目兮

忽疾貌

將往觀乎四荒

荒遠也言已欲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

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游月往觀四遠之外以求賢君也

佩繽紛其繁飾

兮

繽紛盛貌

芳菲菲其彌章

菲菲猶勃勃芳菲貌也章明也言已

雖欲之四方荒遠猶整飾儀容佩玉繽紛而衆盛忠信勃勃而愈明終不以遠故改其行

民

樂音效

采喜自目悔相

道至可懲又承

上文伏清白以

死直之意而下

爲女類言下起

也

洪興祖曰觀女

類之意蓋欲原

爲甯武子之愚

不欲爲史魚之

直耳非責其不

能爲上古椒蘭

也而王逸謂女

類罵原以不與

衆合不承君意

誤矣

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

言萬民稟天

所樂或樂誦佞或樂貪淫我獨好修正首以爲常行也

雖體解吾猶未變

兮非余心之可懲

懲艾也言已好循忠信以爲常行雖獲辜支解志猶不艾

也女類之嬋媛兮

女類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

申申其罵余

申申重也余我也言女類見已施行不與衆合以見流放故來牽引數怒重罵我也

曰鮫

曰女類詞也鮫堯臣也帝繫曰

終然歿乎羽之野

蚤死曰歿言堯使鮫治洪水

羽山死於中野女類比屈原於鮫不承若意亦將遇害也

汝何博謇而好修

兮紛獨有此媻節

女類數諫屈原言汝何爲獨博采往古好修謇謇有此媻

媛音爰 鮫與鮫 同媻音 倬野叶 上與反 節叶音 卽

養音芬
葉音綠
蔬音施

說音稅

聽叶平

異之節不與衆同而見憎惡於世也 **資葉施以盈室兮** 資葉蒺藜也 葉王芻也

菴泉耳也詩曰楚楚者資又曰終朝采葉 **判獨** 二者皆皆惡草以喻讒佞盈滿於側者也

離而不服 判別也女顏言衆人皆佩資葉象已 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

察余之中情 屈原外因群佞內被姊詈知世莫 告誰當察我中 識言已之心志所執不可戶說人

世竝舉而好朋兮 朋黨 夫何榮

獨而不余聽 榮孤也詩曰哀此榮獨余我也言 情之善否也

依前聖以節中兮 相薦舉忠直之士孤榮特獨 何肯聽用我言而納受之也

節喟憑心而歷茲 喟嘆貌也歷數也茲此也言 度 已所言皆依前代聖王之法

濟沅湘以南 節其中和喟然舒憤憑之心歷數 前世成敗之道而為作此詞也

漱古陳 字

征兮 濟渡也沅湘水 名也征行也 **就重華而噉詞** 重華舜名 也帝繫曰

啓九辯與九歌 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 疑聖帝冀聞要說以自開悟也

兮 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 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 可歌也左氏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 德皆可歌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

六府 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 **夏康娛以自**

縱 夏康啓子太康也 娛樂也縱放也 **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

失乎家巷 圖謀也言夏王太康不遵禹啓之樂 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

噴深日以下告 重華之詞也

朱熹曰此為舜 言之故所言皆 舜以後事也 難去聲

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皆居於
閭巷失尊位也尚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
須于洛汭作五子
之歌此逸篇也
羿淫遊以佚田兮
羿諸侯也

又好射夫封狐
封狐太狐也言羿為諸侯荒淫
遊戲以供田獵又射殺大狐犯

天之孽以
國亂流其鮮終兮
鮮澁又貪夫厥家
少澁又貪夫厥家

射音石
鮮上声
澁士角
友家叶
音始

澆又作
濞

亂代之為政娛樂田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澁使
為國相澁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
其權勢羿用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
其家以為妻也羿以亂得
澆身即滅亡故言鮮終
澆身被於強圍兮
澆
澁子也強
縱欲殺而不忍
縱放也言澁取羿是
圍多力也
縱
放其情不忍其然
日康娛以自忘兮
康安
厥首
以殺夏后相

用夫顛隕

首頭也自上下曰顛隕墜也言澆既
滅後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
其過惡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其頭顛隕而墜地
論語曰羿善射彘盪舟俱不得其死然自此以
上羿澆寒澁之事
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

殃
殃咎也言夏桀上背於天道下逆於人
理乃遂以逢殃咎終為殷湯所誅滅
后辛

之菹醢兮
后君也辛殷之亡王紂名也為
王所誅滅菹菜曰菹肉醬曰醢
殷

宗用之不長
言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紂王
仗黃鉞行天罰殷宗遂絕不得長

也
湯禹嚴而祗敬兮
嚴畏也
周論道而莫差
周

家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
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夫神
人之助于孫
舉賢才而授能兮修繩墨而不頗

蒙其福祐也
周

王應麟曰閩中
既以遠遠兮哲
王又不寤以楚
君之關而猶曰
哲王蓋屈子以
堯舜之耿介湯
武之祗敬望其
君不敢謂之不
明也太史公列
傳曰王之不明
豈足福哉此非
屈子之意

差音蹉
頗音坡

頗傾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舉賢用能不顧
左右修用先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後萬國安
天下易曰無平不頗皇天無私阿兮竊愛為私覽民德焉

錯輔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神明無所私阿觀
萬民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能

輔佐以成其志也故桀為無道夫維聖哲以茂
傳與湯紂為淫虐傳與文王也

行兮哲智也苟得用此下土苟誠也下上謂天
立者獨有聖明之智盛德之行下也言天下之所

故得用事天下而為萬民之主瞻前而顧後兮
瞻觀也顧視也前謂禹湯後謂桀紂

謂禹湯後謂桀紂相觀民之計極
前觀湯桀之所以與顧視桀紂之所以也極窮也言

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謀窮其真偽也夫孰
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服服事也言悲

行仁義而可用誰有不行信善而可服事
者乎言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不成也

際音監

鑿音漚
杓音苗

曾音增

茹上聲

浪音郎

行仁義而可用誰有不行信善而可服事
者乎言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不成也

余身而危死節兮危猶覽余初其猶未悔言已

危行身將死亡尚觀初世伏節不量鑿而正杓正言

今量度也正方也固前修以菹醢言工不量度

其杓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度君賢愚竭其

忠信則被辜過而身殆矣自前世修名之人以

獲菹醢龍逢梅伯等人是也曾獻欷余鬱邑兮曾累也欷欷

重欷欷哀泣之哀朕時之不當言我累息而懼

聲也鬱邑憂也搢之浪浪言我累息而懼

哀生不當舉賢之搢茹蕙以掩涕兮如柔

楚辭卷一

十一

洪興祖曰言已所以陳詞于重華者以吾得中正之道故也反離明故也反離明云吾馳江潭之汎濫兮折折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余恐重華與沉江而死不與投閣而生也

正叶音 征賢音 兮

縣音玄

我衣浪浪而流猶引取柔悞香草以跪敷衽以

陳辭兮敷布也衽衣前也陳辭於重華道弄耿

吾既得此中正耿明也言已上觀禹湯文王修德以與下見羿澆桀紂行惡以

以乘鷺兮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鷺鳳皇別名也

類也以溘埃風余上征溘猶掩也埃塵也言我

為車飾鳳車掩塵埃而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軔指輪

去離世俗遠群小也朝發軔於蒼梧兮木也蒼

梧舜之所葬也夕余至乎縣圃縣圃神山也在崑崙之

維乃通天言已朝發帝舜之善夕至欲少留此

縣圃之山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

靈瑣兮靈以喻君瑣門樓也文如連瑣楚王之

瑣也言未得入門故欲少作門外也日忽忽其將暮言已誠欲少

閤以須政教日又忽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已衰老吾令羲和弭節兮

羲和日御也弭按也按節徐步也望崦嵫而未迫崦嵫日所入

水木中有虞淵迫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

不施不用欲令日御案節徐行望日所入之山

且勿謂迫近黃及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

下而求索言天地廣大其路曼曼遠而且長不

與已合飲余馬於咸池兮摠余轡乎扶

陳曰經涉山川使百神望

風雲雷皆言伊靈為之擁服後以見儀

嶮音茲 嶮音海 嶮音茲

飲去聲

桑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浴乎咸池拂于扶桑受始將行是謂朏明

言我乃往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也與日俱浴以潔已身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

老延年壽折若木以拂日兮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

也一云聊逍遙以相羊聊且也逍遙相羊皆遊也言已總結日轡恐不

能制也年時卒遇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遊以待君命也或

謂拂蔽也以若木部蔽日使不得過也前望舒使先驅兮望舒月御也月

體光明以喻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風為

已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後以告百姓飛廉風伯神名也或曰駕乘

龍雲必假疾風之驚皇為余前戒兮驚皇俊鳥也皇雌鳳也

屬叶章喻反

為去聲

張曰翼曰沙上均飛廉奮鳳為之擁護耳初無善惡之分也舊說合且以飄風雲霓為小人然則卷阿之言飄風自南蓋子之言若大旱之望雲霓亦皆象小人耶

屯音豚御叶音迂

下叶音戶

以喻仁智雷師告余以未具雷為諸侯以與於

道而君怠墮告我眾裝未具吾令鳳凰飛騰兮鳳凰為諸侯以與於

繼之以日夜言我候鳳鳥明智之上飛行天下

飄風屯其相離兮回風為飄飄風無常之風以

不與已率雲霓而來御雲霓惡氣也以喻佞人

求同志之士欲與俱其事君反見和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離已又遇佞人相帥

變節以紛總總其離合兮紛盛多貌斑陸斑亂貌陸離紛散也言已所觀天下

離其上下斑亂貌陸離紛散也言已所觀天下吾令帝閼闔兮帝謂

然散亂而不可知也吾令帝閼闔兮天帝

也闔闔也言已求賢
門者也倚闔闔而望予
闔闔天門也言已求賢
不得疾謫惡佞將上訴

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
時曖曖其將罷兮
曖曖闇昧無有明
貌罷極也結幽蘭以延佇
言時世闇昧無有明
貌罷極也結幽蘭以延佇

長立有還意世溷濁而不分兮
溷亂也
好蔽美
而嫉妬
言時世君亂位貪不別善惡
朝吾將濟

於白水兮
濟渡也淮南子言白水出
登闔風而

縹馬
閩風山名也在崑崙之上縹馬繫馬也言
繫馬而留止也白水潔淨閩風
忽反顧以流涕

兮哀高丘之無女
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
已雖去意不能已猶復顧念

楚國無有賢臣心為之悲
淵流涕也或云高丘
閩風山名也無女喻無與也
心舊說高丘楚
地名

溘吾遊此春宮兮
溘奄也春宮
折瓊枝以

繼佩
繼續也言已行游奄然至於青帝之舍
樹
守仁行義
及榮華之未落兮
榮華喻顏色
相下

女之可詒
相視也詒遺也言已既修行仁義
與
聘遺之與俱事君也
吾令豐隆乘雲兮
豐隆
天下一賢人將持玉帛而

求宓妃之所在
宓妃神女也以喻隱士言我令
雷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
潔若宓妃者欲
解佩纓以結言兮
纓佩
與并心力也
吾令蹇

修以為理
蹇修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述禮意
也言已既見宓妃則解我佩帶之玉

劉坎莊曰蘭喻
君子言其處於
深林幽澗之中
而芬芳郁烈之
不可掩故楚詞
云云

與
予叶音
曖音愛
罷音疲
劉坎莊曰蘭喻
君子言其處於
深林幽澗之中
而芬芳郁烈之
不可掩故楚詞
云云

縹音縹
馬叶滿
補反

五反
姤叶丁

詒音貽
叶音異

佩叶音
備

在叶才
里反

綿音微
羅音割

盤叶蒲
寔反

結言語使古賢蹇修而為謀理
也伏戲時敦朴故使其臣也
紛總總其離合

今忽綿繡其難遷
既持其佩帶通言而讒人復

相聚也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
矣而見距絕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
夕歸次於

窮石今
次舍也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南
子言窮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也
朝濯

髮乎洧盤
洧盤水名也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出
掩崧山言宓妃體好清潔暮即歸舍

窮石之室朝沐洧盤之水
遁世隱居而不肯仕也
保厥美以驕敖兮

日康娛以淫遊
康宴也言宓妃用志高
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

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遠棄而
改求
違去也改更也言宓妃有美德驕傲
無禮不可與其事君來遠去相弃而更求

改求
無禮不可與其事君來遠去相弃而更求

娥音高

鳩朕去
聲

佻音挑
巧叶音
考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
乃復

望瑤臺之偃蹇兮
石次玉
名曰瑤

見有娥之佚女
有娥國名佚美
也謂帝嘗之妃

吾令
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

鳩為媒兮
鳩運日也毒可殺
人以為喻讒賊也

鳩告余以不好
雄鳩之鳴逝

余猶惡其佻巧
佻輕也巧利也言又使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
要實復不可信用也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

而不可

遠往也言已令鳩為媒其心讒賊以善為惡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多言無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文當須媒士必待介也

恐高辛之先我

高辛帝嘗有天下號也帝繫曰高辛氏為帝嘗次妃有娥氏之女生契言已既得賢智之士若鳳皇受禮遺將行恐帝嘗已先我得娥簡狄也

集而無所止今聊浮遊以逍遙

言已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

留有虞之二姚

少康夏后初之子也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此與祖曰懷王不明而曰哲王者以明望之也太史公所謂與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韜愈琴操云臣罪當誅兮大王聖明亦此意

蘆音瓊 蓬音廷 箒音專

而不可

遠往也言已令鳩為媒其心讒賊以善為惡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多言無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文當須媒士必待介也

恐高辛之先我

高辛帝嘗有天下號也帝繫曰高辛氏為帝嘗次妃有娥氏之女生契言已既得賢智之士若鳳皇受禮遺將行恐帝嘗已先我得娥簡狄也

集而無所止今聊浮遊以逍遙

言已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

留有虞之二姚

少康夏后初之子也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此與祖曰懷王不明而曰哲王者以明望之也太史公所謂與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韜愈琴操云臣罪當誅兮大王聖明亦此意

蘆音瓊 蓬音廷 箒音專

而不可

遠往也言已令鳩為媒其心讒賊以善為惡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多言無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文當須媒士必待介也

恐高辛之先我

高辛帝嘗有天下號也帝繫曰高辛氏為帝嘗次妃有娥氏之女生契言已既得賢智之士若鳳皇受禮遺將行恐帝嘗已先我得娥簡狄也

集而無所止今聊浮遊以逍遙

言已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

留有虞之二姚

少康夏后初之子也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後初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此與祖曰懷王不明而曰哲王者以明望之也太史公所謂與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韜愈琴操云臣罪當誅兮大王聖明亦此意

蘆音瓊 蓬音廷 箒音專

曰命靈氛為余占之

靈氛古明占吉凶者也言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又

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取神草竹筮結而曰折之以卜去留使明智靈氛占其凶吉也

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

靈氛言以忠臣而事明君兩美

必合楚國誰能信明善惡修行忠直

思九州之

博大方豈惟是其有女

言我思念天下博大方豈獨楚國有君臣而可止

乎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

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

爾女也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

賢芳之君向必思故居而

世幽昧以眩曜兮

眩曜

不去也此皆靈氛之詞也

屈原答靈氛曰當世人孰云察余之善惡

宋熹曰何所獨無芳草即上豈惟是其有女之意又申言之而勉其行也

要古腰字

理音呈

幃音暉

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

黨人其獨異

黨鄉黨也謂楚國也言天下萬民之所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

也戶服艾以盈要兮

艾白蒿也盈滿也或言謂艾非芳草一名冰臺

幽蘭兮不可佩

言楚國戶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為芬芳反謂幽蘭臭惡為不可佩也

忠直賢良而不肯近之也

覽察草木其猶未

得兮

理美玉也相玉書言口理大六寸其耀自昭言時

人無能知臧否觀衆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為草木易別於禽獸禽獸易

別於珠玉珠玉易別於

蘇糞壤呂充幃兮

蘇取

猶清也壤上也幃謂之騰騰香囊也

謂申椒其不芳

謂申椒臭而

人而遠也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言

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巫咸將夕降兮巫咸言

當發中宗之時降下也懷椒糈而要之椒香物所以降神也糈精米所以享

神也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來下願懷百神翳其

備降兮九疑續其並迎舜所美也言巫咸得已

椒糈則將百神蔽月來下舜又使皇剡剡其揚

靈兮皇皇天也告余以吉故言皇天揚其光靈

之所同樂法也履度也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日勉升降以上下兮勉強也上謂求榘矱

也榘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也調和也言湯禹

為治也湯禹儼而求合兮儼敬也摯咎繇而能調

也至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咎繇乃能

調和陰陽而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

安天下也媒行媒論左右之臣也言誠能中心常好善則

媒精感神明賢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

也說操築於傳巖兮武丁用而不疑說傳說也

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傳說抱懷道德而遭遇於

刑罰操築作於傳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

以其形象求之因得傳說登以為公道用大興

為殷高宗也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

精音所 要音邀 翳音繼 迎上聲 叶音御

谷音臯 繇音陶 諷叶音

媒叶音 糜

說音曰 操音聲

鵲音題
鳩音夫

而屠遂西鈞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
 而見之遂載以歸用以爲師言吾先公望子久
 矣因號爲太公望或言周文王夢天帝立令狐
 之津太公在後帝曰昌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
 公夢亦如此此文王出田見識
 所夢載與俱歸以爲太師也
 寧戚之謳歌今
 衛齊桓聞以該輔
 該備也寧戚修德不用退而
 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
 寧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
 之知其賢舉用爲客卿備輔佐也
 及年歲之未
 晏兮
 晏晚以成德化也然年時亦
 尚未盡冀若三賢之遭遇也
 恐鵲鳩之先鳴兮
 鵲鳩一名買鷓常
 以春分日鳴也
 使夫百草爲之不芳
 言我恐
 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得成
 也以諭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過也
 何瓊

夢音愛

折叶音

洪祖曰上謂
 幽其不可佩
 以關之別於
 艾以中極之
 別以中極之
 曰關之不芳空
 爲其如好修之
 爲莫如好修之
 害者何故蓋由
 君子好修而小
 人嫉之使不容

佩之偃蹇兮
 偃蹇衆
 衆愛然而蔽之
 言我佩
 懼蹇而盛衆人愛然而
 蔽之傷不得施用也
 惟此黨人之不諒兮
 諒
 恐嫉妬而折之
 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其
 嫉妬我正直必欲折挫而敗毀
 之時續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
 言時世濁
 易不可以久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
 言蘭芷之草變易其體而不
 復香荃蕙化而爲管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
 更爲小人忠信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
 艾也
 言往日昔芬芳之草今皆直爲蕭艾而已以
 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狂惑不顧也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言士民所以變
 直爲曲者以上

干當世故中才
以下莫不變化
而從俗則是其
所以以此者反
無有如好修之
為害也東漢之
亡議者以為黨
錮諸賢之罪蓋
反其詞以深悲
之正屈原之意
也

樛音滂
樛音殺
張鳳翼曰此言
蘭椒指賢人之
改節者舊注直
以椒指子蘭子
椒則下文揭
車江離又誰指
也

朱熹曰上凱蘭
能自委厥美之
文矣此美瓊佩
又以為言者蓋
彼真棄其美之
實以從俗此則
棄其美之利以
同也故彼雖苟
得一時之勢而
惡名不滅此雖
失其一時之利
而芬芳久存二
者之間正有志
者所當明辨而
勇決也
沫音昧
反

不好用忠信之人
余以蘭為可恃兮

此即上蘭芷而一芳之意

蘭懷王少弟司馬子

蘭也恃

羌無實而容長

實誠也言我以司馬子弟應薦賢達

能可怙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

委厥美以從俗

兮苟得列乎衆芳

言子蘭棄其美質正直之性隨俗諂佞苟欲列於衆

賢之位無進

椒專佞以慢慝兮

椒楚大夫子椒也慝慝也

又欲克夫佩帟

椒菜黃也椒椒而非以喻子椒

前親近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位而行浮慢佞諛之志又欲援引而從不賢之類使居親

近無有憂國

既于進而務入兮

于又何芳之能

祗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

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

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

水之流二子復以諂諛之行衆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疾之甚也

覽椒蘭其

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言觀子椒子蘭變志

不為佞媚以容其身耶

惟茲佩其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

歷逢也茲此也言已內行忠正外佩衆香此誠可貴重不意明君棄其至美而逢此咎也

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

沫已也言已

芳勃勃誠難虧歎久而彌盛至今尚未已也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

游而求女

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已之行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且徐徐浮游以求

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

上謂君也下謂

同志也

洪興祖曰靈氛告以言占百神告以言故而此靈氛之言復更巫咸巫咸與百神異詞則靈氛之占詠吉矣然源固未嘗去也設詞以自實耳

張抗靡音

聲 遭 楚 去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今歷吉日乎吾將行

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吉日吾將行

折瓊枝以為羞兮 精瓊糜以為糧

精鑿也詩云乃裹糗糧言我將行乃折取瓊枝以為脯腊精鑿玉屑持以為糧食飯

為余駕飛龍兮 雜瑤象以為車

象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智之獸象王之車文

離心之可同兮 吾將遠逝以自疏

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已殊志故將遠去自疏而流遊也

遭吾道夫崑崙兮 路修遠以

轉曰遭河圖括地象言崑崙在西北其高一萬一千里上有瓊玉之樹也

揚雲霓之晻霏兮 鳴玉鸞之啾啾

揚披也晻霏猶翕鬱陰貌

朝發軔於天津兮 夕余至乎西極

天津東極也言已朝發天之神津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

鳳皇翼其承旂兮 高翱翔之翼翼

翼和貌言已動順天道則也畫龍虎為

忽吾行此流沙兮 遵赤水而容與

遵循也赤水出崑崙山容與游戲貌也言

瞻音掩

周流 言已設去楚國遠行乃轉至崑崙神明之

揚雲霓之晻霏兮 揚披也晻霏猶翕鬱陰貌

鳴玉鸞之啾啾 鸞鳴聲也言已從崑崙將遂陞天披雲霓之翕霏排讒

朝發軔於天津兮 天津東極也言已朝發天之東津萬物

夕余至乎西極 言已朝發天之西極萬物

鳳皇翼其承旂兮 翼和貌言已動順天道則也畫龍虎為

高翱翔之翼翼 翼和貌言已動順天道則也畫龍虎為

忽吾行此流沙兮 遵循也赤水出崑崙山容與游戲貌也言

遵赤水而容與 遵循也赤水出崑崙山容與游戲貌也言

吾行忽然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遊
戲雖行遠方動以潔清自酒飾也
麾蛟龍以

梁津兮舉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龍或言以手教
日麾津西海也蛟龍水虫以蛟龍為橋

采以渡水但穆王之越
海比鼉鼉以為梁也
詔西皇使涉余詔告也

少皞也涉渡也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
皞來渡我動與神獸聖帝相接言能渡萬民之

待叶徒
音反

也路修遠以多艱兮難騰衆車使徑待騰過也

之路險阻艱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先過使
從邪徑以相待也以言已所行高遠莫能及也

路不周以左轉兮不周山名在崑崙指西海以

為期指語也期會也言已使語衆車我所行之

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世也左轉
之信言君行左手不與已同志也
屯余車其千

乘去声
軟音犬

乘兮乘為車轄並馳左右言從已者齊玉軼而並馳軟錮也車轄也言乃屯

婉音寬
委音透
蛇音迤

兮婉婉龍載雲旗之委蛇言已乘八龍神智之

載雲旗委蛇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雲雨能潤施
制御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已德如雲雨能潤施

於萬物也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邈邈遠貌

雲龍猶自抑案弭節徐行高
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逮及
奏九歌而舞韶兮

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韶九韶
舜樂也尚書蕭韶九成是也
聊假日以媮樂

言已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之
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游戲媮樂而

也陟陞皇之赫戲兮皇皇天也赫忽臨睨夫舊

媮音俞

戲音義

未喜曰屈原託
為此行而終無
請周流上下而
卒反於楚焉亦
仁之至而義之
盡也 蜷音卷

洪興祖曰離騷
有亂有重亂者
經理一賦之終
重者情志未申
更作賦也

鄉賦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已雖陟崑崙過不周山渡西海舞九韶隨大庭據光曜不足以解憂猶復顧視楚國愁且悲也僕夫悲余馬懷兮僕御也懷思也蜷局

顧而不行周天下地意不忘舊鄉忽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去以詞自見以義自明也亂曰亂也所以發理詞指摠撮其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激詞我法或留又采紛華然後總括一言以明所起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已矣哉者絕望之詞也無人謂無賢人也易曰闕其戶闔其無人屈原言已矣哉我獨懷德不見用者以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忠信又何懷乎故都言衆人無有知之故自傷之詞已已復何為思

故鄉念楚國也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言時世人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施善政者故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叙曰昔者孔子獻聖明詰天生不王俾定經術乃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後王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垂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讒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

居言時世人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施善政者故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叙曰昔者孔子獻聖明詰天生不王俾定經術乃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後王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垂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讒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

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

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

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

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

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

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

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

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

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

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

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

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

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

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仰攄舒妙思續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以爲十六卷孝章卽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撮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

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爲高以伏節爲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德立而行成榮顯而名稱若夫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順上逡巡以避患雖係黃耆終壽百年益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

已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
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志自沈是虧其高明
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志不食
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恨哉
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而
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爲切然仲尼論
之以爲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
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爲
露才揚已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

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
則詩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爲佩則
將翺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搢洲之宿莽則易潛
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鸞則易時乘六龍以御
天也就重華而賦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
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
其言博才益劭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
自孔丘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
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

藻所謂金相玉質百歲無匹名垂罔極未不刊滅者也

淮南王安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

又曰蟬蛻於濁穢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矚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也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賈島曰騷者愁也始乎屈原為君昏暗時寵乎讒佞之臣含忠抱素進於逆耳之諫君

暗不納放之湖南遂為離騷經以香草比君子以美人喻其君乃變風而入其騷刺

之貴正其風而歸於化也

宋祁曰離騷為詞賦之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

蘇軾曰揚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

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離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

賦何哉終身離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離蟲乎

高似孫曰離騷不可學可學者章句也不可學者志也楚山川奇草木可原更奇原人

物高志高文又高一發乎詞與詩三百五文同志同後之人沿規襲武摹倣制作言

卑氣嫚志鬱弗舒無復古人萬一武帝詔漢文章士修楚辭大山小山竟不一企况

騷乎嗚呼詩亡矣春秋不作矣騷亦不可再矣獨不能忘情於騷者非以原可悲也

獨恨夫騷不及一遇夫子耳使騷在刪詩時聖人能遺之乎

朱熹曰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
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澁如離騷初無奇
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
魯直恁地着力做却自是不好

祝堯曰晦翁云詩之與多而比賦少騷則興
少而比賦多要必辨此而後辨義可尋然
其遊春宮求宓妃之屬又兼風之義述堯
舜言桀紂之類又兼雅之義故淮南王安
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
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讀者誠能體原之心
而知其情味原之行而知其理則自有感
動與起省悟處孟軻氏論說詩曰不以文
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凡
賦人之賦與賦已之賦皆當於此體會則
其情油然而生粲然而見
決不為文辭之所害矣

嚴滄浪曰風雅頌既不一變而為離騷再變
而為西漢五言三變而為歌行雜體四變

而為沈

宋律詩

李塗曰離騷

者詩之變

馮觀曰離騷經斷如復斷亂如復亂而綿邈
曲折讀者莫得尋其聲而釋其緒又未嘗
斷未嘗亂也至其才情豔發則龍矯鴻逸
志意俳側則啼猩嘯鬼濃至慘黯並臻其
妙蓋由獨翺
自異規倣耳

王世貞曰離騷所以總雜重複與寄不一者

大抵忠臣怨夫惻怛深至不服致銓亦故
亂其叙使同聲者自尋修郤者難
摘耳今若明白條易便垂厥體

張之象曰長篇長句如離騷經一篇中轉換
反覆凡更七十餘韻其間有八句為一韻
者五段十句為一韻者一段十二句
為一韻者二段餘皆四句為一韻也

陳深曰離騷經凡二千四百九十二字可謂
肆矣然氣如織流迅而不滯詞如繁露貫
而不凝故曰騷人之清深君子樂之不
其長漢氏猶步趨也魏晉而下卮焉瀟焉
浩矣博矣忘其祖矣

楚辭卷第一

終

